



郭沫若著

上海出版界

目錄

一	初訪蓋家莊	一
二	漫遊雞鳴寺	五
三	拜碼頭	一〇
四	梅園新村之行	一五
五	「國民大會」場一席談	一九
六	以文會友	二四
七	二十四小時了	二九
八	謁陵	三五
九	失悔不是軍人	四一

一〇	疑在馬尼刺·····	四七
一一	遊湖·····	五二
一二	慰問人民代表·····	六一
一三	假如我是法西斯蒂·····	七三
一四	秦淮河畔·····	八〇
一五	失掉了一枝筆·····	八八
一六	慰問記者·····	九六
一七	南京嘯，再見！·····	一〇三

一 初訪藍家莊

車道兩旁的翠綠，在薄暗而清涼的朝氣中和人一道醒來，彼此呈獻着無言的親呢。

這樣最值得令人回味的印象和我闊別了好幾年，去年的六月尾上，由列寧格勒乘火車回莫斯科的時候，曾經溫習過一次，這一回由上海到南京，又在南京附近再行見面了。如果有什麼神祕事物存在，那深濃的翠綠，肅穆而葱蘢地呼息着的翠綠，似乎就可以稱爲神祕吧。那是並沒有好長的一段時間，等那早晨的薄暗逐漸化除，翠綠底神祕意，乃至親昵意，也就逐漸消逝了。

在蘇聯境內所見到的多是一望無際的大森林，那翠綠底神祕意也就更加深濃，在江南所見到的多是一望平曠，神祕意雖然要遜色些，但親昵意似乎是要濃厚些

就在翠綠底親昵意逐漸消逝乾淨的時刻，火車到了南京，是正整早晨六時。有點渺茫，有點荒愴，車站上沒有碰見一個熟人。有長條的紅布橫幅的標幟張掛着，是歡迎青年軍復員的。那已經是前兩天的事，標幟卻還沒有取下。

但也並不比到了外國那樣生疏地，我們兩個人，馮乃超兄和我，各人提着一個手行李，跟着人流一道，稍微落後地流出車站，也就有不少的黃包車夫，馬車夫，汽車夫，前來歡迎着我們。

——先往那兒去呢？我向乃超商量着。

——到參政會去找雷震吧。

——太早，不行的，還沒有到辦公的時候。先到民主同盟的辦事處去吧。

——乃超把手冊取了出來，查出他所記的地址是「安家莊十六號」。

——不對，我記得報上所寫的是「藍家莊」。

雇了一部汽車，決定先到藍家莊去。應該送進博物館去養老的一部老爺車駛着我們，喘氣連天地在南京市中顛簸。走過了些大街，也走過了些小街，最引人注意的是有好些空曠而荒涼的地面，在大多數矮陋的街市房屋之中每每突然又現出一兩幢龐大而中西合璧的宮殿式建築。這些中西合璧的宮殿，大率都是官廳了。實在有點不大調和，彷彿把十來個世紀緊縮在了一個鏡頭裏面。大街是近代式的，很寬，沒有電車設備，似乎愈顯得寬。就因為這顯得太寬就連那些應該是巍峨的新宮殿都顯得太矮了。偶爾有些高大的洋樓，也愈顯得出類拔萃，連宮殿似乎都在向洋樓叩頭了。

突然又橫過了一段鐵路軌道，前面顯現出兩幢文廟式的新建築。左手的一幢，在正門上掛着「選賢任能」的橫匾。司機告訴我們：這就是考場了，是考做官人的地方。

汽車從這考場前向右轉，第二幢原來就是考試院，要這才更像文廟。門前隔着

公路擊就了一個半月形的池子，自然是取象於舊時的泮水，但可惜池面太小，而且有一角已經壞塌了。池子更前面的廣場裏面，有一座不知是塔還是亭的建築，倒有點像從前焚化字紙的字庫，卻是透空的。

經過考試院之後，突然進入鄉村。渡過了一道快要腐朽的木橋，汽車停止了。司機說：已經到了藍家莊。

不錯，就在路的左邊，有一座單獨的破洋房立在四面的田地裏面。雖然只剩下空洞的殘骸，但門口的藍磁門牌上，確實是寫着藍家莊十五號。

下了車，想找尋「十六號」的所在。正抬頭四望，沒想出就在破洋房的左手，稍後的一幢的洋樓上，看見了羅子爲先生。

——呵！我不禁歡叫了出來：對了，那兒就是了！

這一發現所給與我的快感，實在是難以形容；或者不免誇大了一些也說不定，我感覺着我就像經過了長期航海之後的哥倫布，果然發現了新大陸。

一一 漫遊雞鳴寺

子爲一看見我們，他也很高興地跑下了樓來，歡迎着我們。我們經過一段玉蜀黍的田地走到辦事處的門口，原來門牌也還是十五號，假使沒有這樣偶然的邂逅，那我們不知道還要費好多周折的。

門開在側面，進門的左手有一幢新建的木造小屋，只有五尺見方光景，是作爲門房用的，但是空空如也，並沒有設置看門的人。

正屋是一列三間的二層洋房，聽說原也遭了破壞，是新修繕好的。

太早，好些先生還沒有起床。子爲先把我引進樓下右手的前房裏去，那兒是朱蘊山和盧廣森兩位先生住着。

我們盥漱了，上樓見了梁漱溟和沈衡山兩位先生。梁先生有文事在手，沈先生

還要做他的晨操，我們便暫行告辭了，打算到外邊去用了早點之後，再回來向各位先生請教。

朱，盧，羅，馮，郭，我們五個人走出辦事處。

在破木橋附近的一家路旁茅屋門前，各人吃了一碗豆漿和一些燒餅油條。茅屋裏面蒼蠅很多，門前卻沒有蒼蠅，不知道什麼原故。

朱蘊老說：蒼蠅喜歡黑暗啦。

但也不盡然，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是常常看見遍地都是蒼蠅嗎？大約還是有臭味的原故吧。門外有風，把所有的臭味都吹進茅屋裏面去了。蒼蠅闖下們自然也就集中到了那兒。

反正時間還早，我們便決心散步，向考試院那一方面走去。

走過考場，再有一幢宮殿式的建築，是中央研究院，同樣是綠色的琉璃瓦，飛簷躍瓴，塗飾着各種的彩色。院內的樹木多，而且緊貼在鷄鳴寺的山麓，這使建築

佈置比起考試院與考場來都要緊湊一些。不過作爲一個學術研究的場所，不知怎地，總覺得不免過於華麗了一點。我們中國人總愛講究場面，而不太照顧着內容，這或許也就是所謂國民性的一種表徵吧。

比起這些新式的宮殿來，鷄鳴寺當然是更加俗化。

那樣有名的一座古寺就近在眼前，登臨的興趣，在我個人是爲好奇和貪便宜的。心事所策進了。山並不高，磴道多由明清時代的古磚砌成，只有這一點多少有點古意。廟宇和牆壁都塗成了土紅色。山門上的裝飾和廟內的佛像，一律都土俗不堪。沒有一座年代古遠的碑碣，也不見有什麼題詠，真是一座煞風景的俗廟；我替那滿山的樹木抱着了不平，甚至連替那「鷄鳴」兩個字都抱着了不平。

寺的正殿背後是觀音閣，拜殿前面的窗下擺着一排茶桌。拜殿的右手更推廣出去，有一座宏敞的茶室，想見到這兒來吃茶的人一定很多。把這兒作爲消閒眺望的地方，倒也並不很壞。

窗外是城牆，牆外是玄武湖，湖外陳列着紫金山。玄武湖裏面有些洲島，水上浮着一些荷葉，應該是風光明媚的地方，但不知怎的卻沒有引起我的美感，紫金山上，我嫌它缺少樹木，假使經過長期的植林，把那個半裸體的三角錐掩覆起來，或者會更美麗一些吧。

我們在觀音閣的正前選了一張座席，品着茶，時而望望湖，時而望望山，時時談談時事。

子爲告訴我：窗子外邊，城牆內部的一段地帶，就是梁武帝餓死處的臺城。我想起了一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隄」的兩句古詩來，但卻又沒有看見有什麼柳樹。

在觀音閣的神案下立着三個籤筒。

——求籤吧！看二十二日休戰期滿了後怎麼樣。

我先去抽了一籤，是第三十五籤上中，除乃超而外，各人也都去抽了一籤。

第三十五籤的籤文是：

「衣冠重整舊家風，道是無功卻有功。

除却眼前荆棘礙，三人共議事和同。」

這真切合時事，好像是說：政協會議將要重開，而且三人小組也會得結果了。

大家都感覺着很有趣味。笑了。

朱繡老抽得第三十九籤下下：

「天邊消息應難問，切莫私心強望求。

若把石頭磨作鏡，精神枉費一時休。」

這也很合時事，特別是「若把石頭磨作鏡」真是好句子。南京不就是石頭城吧，想要使它明朗化，似乎是千難萬難了。兩條籤文相反得有趣，大家也笑了。

茶喝到沒有味道的時候，我們轉回到藍家莊。

三 拜碼頭

——住所找定了嗎？章伯鈞先生在樓層中的會客室迎頭接着我，這樣問。

——我們才到，還沒有找定呢。回頭想去找雷傲寰，想請他跟我們設法。

——假使找不着，就住在我們這裏吧。

我笑着指着進門處的那間關人小屋說：就請把那一幢分配給我好了。

——那可不行呢！此時羅努生先生由西首的後房中走出，提出了嚴重的抗議：那是整整的一幢啦，分配給了你，你會把家眷都帶來了。

● 說得大家哄堂笑了一陣。

樓頭的走廊上放了好些藤椅，梁漱溟先生要大家坐到那兒去，他把第三方面的活動和談判的經過情形，很簡單扼要地敘述了一遍。嚴肅的梁先生的面容充分地表

現着時局的嚴重性。

雖二十二日上午休戰滿期只有兩半天光景了，雙方的協議沒有可以接近的徵象。政府方面所堅持的馬歇爾元師的最後決定權雖然由政府發言人一再對外表示爲仲裁權或公斷權，但有關的正式文件，無論中英文都是使用的「最後決定權」字樣。整軍方案，政府不僅要求中共退出哈爾濱，齊齊哈爾，還要退出張家口，承德，煙台，威海衛，蘇北，以及一切鐵道交通路線。這個方案到十九日才提出，聽說中共方面對於這沒有考慮的餘地。

午後四時，第三方面的代表們（包含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在國民大會二樓邀請政府代表茶會，報告和中共方面的磋商，並聽取政府方面的意見。

和雷徹寰先生通了一次電話，相約十點鐘的時候，在參政會會面。

離十點鐘不遠，適逢有一輛便車，我們便搭乘着趕到市中心區。

參政會在國府路的中段，就在新修的國民大會堂的東側原有的美術陳列館裏。

西式建築的國民大會堂相當壯觀，坐北面南，在街頭東西二側有兩座紅柱大牌坊，橫額是「國民大會」四字。本來是趕在五月五日開會的裝飾，因為延期，牌坊紅柱的泥衣，有的地方被擦褪，露出了木骨出來，沒有加以修理。

走錯了路，走上了美術陳列館的二樓，原來那兒是國民大會籌備處，參政會是在樓下的。

在樓下先拜會了參政會的秘書長卮力子先生，承他在辦公室裏面接見了我們。

——我是來拜碼頭的，時局很可樂觀嗎？

——你是認為可以樂觀的嗎？卮先生笑着反問我。

——我看見報上，說你總是表示樂觀的。

——我是盲目的樂觀啦。把不大的兩隻手在眼前遠遠置了一下，

——那嗎卮先生是悲觀了。

——也不盡然。

——究竟問題的癥結是在那裏呢？

——彼此猜忌，不信任。

——這是抽象的說法，更具體一點呢？

——卻先生沒有立即回答。

我提出了所謂「仲裁權」的問題，我說：據報上所載，聽說馬歇爾對於這項大權的接受都有點躊躇啦。

——在他當然會客氣，不過要給他，他還是會接受的。卻先生回答得很坦率。

我又提出了整軍方案的問題。我也坦率地訴述我的感覺：我覺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問題的困難，並不足以幫助問題的解決。那好像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

——卻先生對於我的訴述沒有正面駁斥。

又去會了副祕書長雷震先生。雷先生是日本帝大出身的先後同學，他比我遲幾

期，而比乃超早一期。蒙他的特別關顧，在中央飯店替我們開了一間房間，並且從二十一起還要派一部汽車給我們用，真是值得感謝的事。

四 梅園新村之行

梅園新村也在國府路上，我現在要到那兒去訪問。

從美術陳列館走出，折往東走，走不好遠便要從國民政府門前經過。國府也是坐北向南的，從門口望進去，相當深遠，但比起別的機關來，倒反而覺得沒有那麼宮殿式的外表。門前也有一對石獅子，形體太小，並不威武，雖然有點近代化的寫實味，也並不敢恭維爲藝術品，能够沒有，應該不會是一種缺陷。

從國府門前經過再往東走，要渡過一段鐵路，鐵路就在國府的牆下，起初覺得似乎有損寧靜，但從另一方面想了一下，真的能够這樣更和市井生活接近，似乎也好。

再橫過鐵路和一條橫街之後，走不好遠，同在左側的街道上有一條側巷，那便

是梅園新村的所在處了。

梅園新村的名字很過聽，大有詩的意味，然而實地的情形卻和名稱完全兩樣。不僅沒有梅花的園子，也不自成村落。這是和「百家莊」一樣的散文中的散文。街道是崎嶇不平，聽說特種任務的機關林立，彷彿在空氣裏面四處都閃耀着狼犬那樣的眼睛，眼睛，眼睛。

三十號的周公館，應該是這兒的一坐綠洲了。

小巧玲瓏的一座公館。庭園有些日本風味，聽說本是日本人住過的到方。園裏在動土前，在右手一邊堆積了些磚木器材，幾位木匠師傅在加緊動工。看這情形，恩來先生顯然有久居之意，而且似乎有這樣的存心——在這個小天地裏面，對於周圍的眼睛，示以和平建設的軌範。

的確，我進南京城的第一個感覺，便是南京城還是一篇粗雜的草稿。別的什麼揚子江水閘，錢塘江水閘，那些龐大得驚人的計劃暫且不忙說，單爲重觀瞻起見，

似乎這首都的建設是刻不容緩了。然而專愛講體統的先生們卻把所有的興趣集中在內戰的賭博上，而讓這篇粗雜的草稿老是不成體統。

客廳也很小巧，沒有什麼裝飾。除掉好些梭發椅之外，正中一個小圓桌，陳着一盆雨花臺的文石。這文石的寧靜，明朗，堅實，無我，似乎也就象徵着主人的精神。西側的壁爐兩旁，北面與食廳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書架式的壁櫥，在前廳該是有書籍或小擺設陳列的，現在是空着。有絳色的帷幕掩蔽着食廳。

僅僅兩個月不見，恩來先生比起重慶時瘦了。大約因為過於忙碌，沒有理髮的閒暇吧，稍嫌過長的頭髮愈見顯得他的臉色蒼白。他的境遇是最難處的，責任那麼重大，事務那麼繁劇，環境又那麼拂逆。許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但卻絲毫也不敢放鬆，不能放鬆，不肯放鬆。他的工作差不多經常要搞個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時間供他睡眠，有時竟至有終日不睡的時候。他曾經嘆息過，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無益的談判」裏繼續不斷地消耗了。談判也不一定真是「無益」，他所

參預着的談判每每是關係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費的精力比較起來，成就究竟是顯得那麼微末。這是一個深刻的民族的悲哀，這樣一位才幹出類的人，才沒有更積極性的建設工作給他做。

但是，軒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談吐，依然是那樣的有神。對於任何的艱難困苦都不會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鎮定，也令人樂觀的毅力。我在心坎裏，深深地爲人民，禱祝他的健康。

我自己的腸胃有點失調，恩來先生也不大舒服，中飯時被留着同他吃了一餐麵食。食後他又匆匆忙忙地外出，有什麼會合去了。

借了辦事處的一輛吉普車，我們先去拜訪了莫德惠先生和青年黨的代表們，兩處都不在家，我們便回到了中央飯店。

五 「國民大會」場一席談

國民大會堂大約是首都的最新建築吧。在大體上可以說完全竣工了。工程師是誰？不知道。建築的規模，顯然是一座劇院的形式。會場可能容納兩千人光景，座位密密麻麻地樓上樓下都已佈滿了，名額已經增到了二千四百，超出了的四百個座位，不知道怎樣安法。

每個座位前，即前座的靠背或欄杆上，有活板可以抽出平放，作為臨時的寫字檯，並有電鈴的裝備表示發言的席次。只有這一些是議場的設備，其它似乎都是戲場。正面的舞臺上擺設着一些座位，可惜臺面小了一點，不適宜於戲劇的演出，要放電影，那是可以勝任愉快的。樓層後壁的幾個方孔，明顯地便是為放電影用而設的了。聽說會場的關於聲音方面的設計很費苦心，發言能夠貫徹，沒有回音。

一個近代國家，在她的首都，至少應該有一座國立劇場的。蘇聯莫斯科的國家劇院是帝俄時代傳下來的建設，極盡華美的能事。日本東京的帝國劇場也並不弱。和這些比較起來，我們的國民大會堂即使要作為國立電影院或劇院，似乎都太簡便了一點。或許也只是臨時應急性的建築吧。

——你是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黃任之先生在二樓的會議室見着我，這樣說。

——還是乘第三等車到南京的。張君勳先生又補充了一句。

民主同盟，青年黨及無黨無派的所謂社會賢達，統稱為第三方面，無黨無派在這第三方面裏面當然又是第三方面了。除莫柳忱王雲五兩先生之外，我算是來參加會談的第三個人，可是我來的卻不是第三等車而是頭等車。君勳先生估計到我沒有錢，是對的，但他卻沒有估計到我也是一個中國人，雖然沒有錢，可以借外債來撐持「體面」的。我還曾經懊悔，買票過遲，沒有買到睡車票呢。

到會的人還踴躍，除主人全到了之外，政府方面的代表有孫哲生，吳鐵城，邵力子，王雪艇，陳立夫五位先生，還有經濟部部長王雲五先生不知道該算在那一方面，即使是無黨無派，但已不是「社會賢達」而是「廟堂賢達」了。王先生自己似乎都覺得有點難處，他向來是喜歡說話，而且是最會說調停話的人，卻始終沒有說話。

政府根本沒有召集政協會議的意思，而且盡力避免商談政治，很巧妙地把一切問題都集中到軍事上去了。社會一般的注意也集中到了和戰問題，而把民主不民主的政治問題似乎也開卻了。在這時候靠着第三方面的代表先生們的努力，非正式的邀集談話，談的也還是偏於和戰的問題，而且也並不能作最後決定。在這種僅僅是政治清談的場合上，談時既不着邊際，索性不談，事實上倒也是很省事的辦法。就我自己也僅僅是坐在那兒旁聽，不，一大半是旁看。因為我的聽覺不敏，像青年黨黨魁曾崎先生的發言，聲音既低，又帶點嘶啞味的，我差不多連一句也聽不

到的。

各方面的代表在辯論壇上都不愧是身經百戰的老戰士，說話很有分寸，既不輕易刺激對方，也不失掉自己的立場，雖然解決不了問題，但也不至使問題更加糾紛。

吳鐵老卻不愧其名爲「鐵」，在他發言的時候接連的說了好幾次「四十八小時」，而且更說已經不夠「四十八小時」了。這是計算到二十二日正午休戰期滿時的鐘點。頻繁的提出這樣的時間來，在聽的人自不免要感受着恫脅。南京中央日報今天的社論正是用的「四十八小時」這個標題，儼然是一座火藥庫。小來小打，大來大打，最後還打算請外國人來幫忙打，用以辯護爲什麼要給外人以最後決定權。認真說，那真是一篇老實透頂的宣傳文字。

——大家正在苦心孤詣地設法調解，爲什麼要那樣燥急呢？嚴肅的梁漱溟先生有點不耐煩了，他這樣說着，也批評到中央日報的社論。

妙處是在吳鐵老的轉環：那是新聞記者的慣技啦。不寫得聳動些，報紙是沒有銷路的。假使我來寫或許還要更兇些。

真是謝天謝地，幸好吳鐵老不會屈就中央日報的主筆的。不然的話，我們中國人的神經應該要用鋼來鑄成才行了。

由四點談到六點，散了會。我把鷄鳴寺求的籤給力子先生看，他也說滿有趣。下樓，走出美術陳列館的前庭的時候，一羣新聞記者擁在那兒，有一部分人向力子先生圍上去，探聽「好消息」。

力子先生指着我說：他有「好消息」，他有。他在鷄鳴寺求了一條籤。就這樣，觀音大士竟替力子先生解了一次圍。

六 以文會友

二十一日的清早，參政會派的車子來了，是一部吉普車。借用的期間只有二十一日與二十二兩日，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大約因為二十二日的中午休戰便要滿期了，滿期後的政協代表便無須乎再事奔走的意思吧？然而也好，像南京這樣一座大城，有得一車代步，確實是很值得感謝的事。

這樣一座堂堂首都竟沒有電車設備。公共汽車少得可憐，因而也就擠得可怕。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就靠着一條京市鐵路，從下關一直穿到雨花臺。靠着火車在都市中做交通工具，恐怕是世界上罕見的奇車吧。京市客車聽說約略每三十分鐘開行一次，在沒有其它方便的地方，有這客車自然也很方便，總比走路或坐人力車快些，車費自然也比人力車公道。

主要應該怪八年間的敵偽統治，是毫無疑問的。搞了八年，像這樣平坦而廣漠的都市竟沒有搞出一條電車道，流行全世界的地下車道自不用說了。聽說日本人的治華政策是北主南從，從南方吸取養料去培植北方，第一步是東北，第二步是華北，東北華北的建設都很有可觀的。這樣便自然引起了南方普遍的凋落與北方城市的繁榮。日本人走後，擇肥而噬的人因此也就忙着要去「接收主權」了。這一接收於是又把北方繁榮的城市大部分打成了一片凋落。由北而南的蹂躪者，我們知道是日本人，由南而北者的國籍倒真應該檢查一下了。

吉普車的司機是一位年青的朋友，他和我一樣才從後方來，對於南京的路徑絲毫不熟悉。上午十點鐘，我和費德林博士約好，要去訪問他，爲了找尋大方巷的蘇聯大使館，我們在南京城裏跑來跑去，足足找了有一個鐘頭。地址實在太偏僻，居民大概都有戒備，就到了大方巷附近也不容易問清。想找尋一面蘇聯紅旗，找着了，但車一轉灣，又看不見了。因爲房屋太矮，旗桿不很高，故而不甚顯著。想起

了重慶枇杷山的大使館，那真是有天淵之隔了。

高聳在山頭的一座城堡式的建築，襟帶雙江，俯瞰全市。紅旗一面迎風招展，附近至少一公里的半徑內似乎都可以望見。每逢十月革命或紅軍紀念節，山頭賀客雲集，館廳可以容納千人。……但這兒是大方巷。不知本來是那一位二三流人物的公館，今天突然昇了格，房屋本身的外貌就好像我們整個中國成爲了「四強之一」或「五強之一」的那樣。

汽車卡車在館前的空地，館內的庭園裏，露天陳列着。一進門，在廊道上擺着辦公桌，接受外來的文件或訪問。好幾位在重慶常見的熟面孔，站在進門處呈現出歡迎的喜悅。

費博士的辦公室就在進門後右手的一間，依照蘇聯的習慣，他的辦公席和接客席，在室的東北隅，丁字形地斜陳着。

博士現在是大使館的參事。大使聽說昨天到上海去了，還有一位米參事，今天

午後也要到上海去，經由海參威回國，大使館的高級人員要算只有費博士一人在負着留守的責任了。使我十分感激，而且敬佩的是，在繁忙的公務之下，在這樣炎熱的暑天，而費博士還在繼續着翻譯我的劇本「屈原」。

博士是受了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和戲劇協會的委託，把「屈原」介紹過去，可能的話，打算在今年秋季的戲劇節演出。在十分認真而不肯絲毫苟且的蘇聯朋友，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而這任務的接受卻又碰在還都遷館的青黃不接的時候，作為作者的我，實在是感覺着有點不安的。博士有好些關於譯述上的問題要向我提出，在重慶是沒有工夫做到，一月前在上海見面時也沒有工夫，沒想出問題竟拖到了南京來才得到解決。

博士的譯稿已經快要完工了，和着好些公事文件一道放在他的辦公桌上。我把「橋頌」和「禮魂」兩首，率性用近代語翻譯了一遍。主要是採取了意譯的辦法，譯得非常自由。博士得到我的譯稿，他表示着很大的滿意。第四幕澤畔行吟時所吟

出的「惜誦」斷章，我勸他省略了，要用那麼一景時，儘可以用「橋頌」來代替。就這樣解決了一些難題，在我自己也起了這樣一種心事：就在原作中，像「橋頌」「禮魂」那樣難解的古文，與其照原文直錄，讓演出時發生困難，使聽者絲毫也聽不明白，倒不如索性用譯文的更爲妥當而調和了。

在劇本寫作的當時，我寫得很快，那是一九四二年正月二日開始執筆，十一日完成的，僅僅費了十天。因爲寫得太快，把一枝派克筆的筆尖都搗斷了。那時候在重慶是不容易另配或修繕的，也就是費博士，他聽見了這個消息，便把他自己用的一枝派克筆送給了我。這筆我是隨身帶着的，翻譯「橋頌」和「禮魂」的時候，我用的卻是博士的派克鉛筆，等我把譯文寫完，博士又把他的鉛筆向我遞出。

——這枝鉛筆奉送，作爲紀念，和那枝鋼筆配合起來。博士這樣說。

我感覺着受之有愧，但這樣可珍惜的情誼又真是卻之不忍，我結果是默默地接受了，不知道說什麼話的好。

七 二十四小時了

中午應恩來先生之邀赴梅園新村。他今天顯得有些焦急。我看他實在忙得太過火了。陸定一先生回延安，董必武先生去上海，一切對內對外的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全靠着他一個人在應付。時間逐漸地逼來了，不是「四十八小時」的問題，而是二十四小時的問題了。而問題卻絲毫也沒有談攏的跡象。

我看到了一通政府方面的文件，是三人小組政府方面的代表徐永昌先生的公函，強硬地堅持着美方的「最後決定權」，絲毫無轉環的餘地。署的日期是十九日，今晨（二十一日）才送到。

——這不分明是寫着「最後決定權」嗎？

——英文文件也是一樣。用的是 Final Decision 字樣。

——那嗎，宣傳部長彭學沛簡直在玩戲法了。他前天在報上發表談話，還說本來是「公斷權」，是翻譯弄錯了的。

關於政府所提出的整軍方案，八路軍退出張家口、承德、煙臺、威海衛、蘇北，及一切重要的交通路線，我早就聽說中共方面難於接受的，恩來先生也把原件和對案給我看了。對案一共是四項：第一項主張立即下令全面停戰。第二項陸續着手恢復交通。第三項實行二月二十三日的整軍方案，合理地加以補充。這三項由軍事三人小組協議處理。第四項是要求重開政治協商會議，解決一切政治上的懸案。

對案是恩來先生的手稿，字句斟酌地改了又改，顯示着費了很大的苦心。

照我自己的意思，重開政治協商會議或恢復綜合小組，應該是最重要的一項。政治不民主化，一切軍事問題無論怎樣談來談去都無法解決。這在年初政治協商會議召集的前後，本來是有過熱烈的爭論的。政府和青年黨及社會賢達的一部分主張先軍隊國家化，而後政治民主化，和這立場相反的則主張先政治民主化而後軍隊國

家化。爭持的結果，二者同時並進，恩來先生還會喻之爲如行路時之左右腳，不知孰先孰後。但在五月五日政府還都之後，無形之中把政協小組和憲草審議委員會停開了，一切的商談都集中到了軍事問題。這樣的辦法本來是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宗旨違背的。恩來先生現在把重開政協會議又提上議程，的確是一個卓見。他不把它列爲第一項而列爲第四項，用意也是可以了解的：因爲對案係對整軍方案的答文，在行文上自然只好先軍事而後政治了。但這樣持重而審慎的對案，和政府對案相隔太遠，明顯地沒有得到協議的可能。我是這樣感覺着，恩來先生雖然沒有說，也必然是這樣感覺着的。事關千百萬生靈的死活，而時間又只有二十四小時了。你叫他怎麼能不焦急呢？

原稿的結尾處起初是很通套的，卻改成爲「事急時危，謹此建議，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這樣的幾句話不也就很明顯地表示了恩來先生的心境嗎？

沒有等到吃中飯，聽說馬歇爾將軍有電話相邀，恩來先生又匆匆忙忙地出外去

了。他的「食少事繁」使我爲他憂慮。

周先生忙得十萬火急，而我自己卻是閒得沒法開交。我自己究竟有什麼事情好做呢？臨行過於倉卒，除掉準備送客的幾本「十批判書」之外，別的書什麼也沒有帶來。回到寓裏，率性躺在床上展開自己的書來讀。

來了一個新的見解。荀子書中屢屢斥罵「子張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足證荀子當時，這三家儒者還有相當的人數。然到韓非子的顯學篇提到當時的儒家八派的時候，說「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子思本子游的弟子，子思之儒卽子游氏之儒是可以了解的，而卻沒有重要的子夏之儒。這個問題，我以前懸爲疑案而沒有得到解決，躺在床上突然得到了一個答案。法家多出於子夏之門，前期的幾位主要人物，如李悝（亦卽李克），吳起，商鞅，都是子夏的弟子或再傳弟子。韓非是這一派的云仍。韓非提儒家八派而不提子夏氏的一派，可能是沒有把這一派

當成儒家，或者是爲祖師諱，不敢提出來責罵。其它八派之被提出，都是作爲責罵的對象的。……

這一種不合時宜的觀念在我的腦中迷糊着，它倒很有些催眠作用，把我送入了睡鄉。

醒來時已經快要三點鐘了，趕着跑到藍家莊去參加三點鐘的第三方面的座談會。出乎意外地，一向是很嚴肅的梁漱溟先生卻是面有喜色。羅努生先生向來是很洒脫的，也好像更加洒脫了。

——休戰延期八天，努生朗爽地說：是馬歇爾元帥上午親自去見蔣主席，請求休戰延期，得到了延期八天的允許。馬帥請周恩來去，通知了這個消息，恩來先生剛才打電話來通知了我們。

就這樣，雖然並不是永遠停戰，僅僅延期八天也使得大家鬆了一口氣。

座談會所討論的是中共的四項對案，已經有油印的函件送到了。多數的意思也

都傾向於重開政協會議，即使不能正式召開，也希望能夠非正式地交換意見。決定由無黨無派出名，二十二日午後三時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中共代表商談，二十四日午後四時假國民大會堂邀請政府代表。

八 謁陵

中山門外通向紫金山下的中山陵的路，怕是中國所有的最好的一段公路吧。水門汀面得很平坦，打掃得也很乾淨。兩旁的路樹，樹皮青色而有些白暈的，不知道是阿嘉榎還是白樺，剪齊了的頭迸發着青蔥的枝葉，差不多一樣高，一樣大，正是恰到好處。

在我是九年不見了，一望的松木已經快要成爲蒼鬱的林子了。空氣十分新鮮，含孕有相當濃烈的阿萇的香味。

35

九年前，正當淞滬戰事很緊張的時候，我曾經來過陵園兩次。但兩次都失掉了謁陵的機會。一次是在雨中，一次卻遇到了空襲。今天多謝八天的休戰延期，更多謝費德林博士開了汽車來作伴，我們一道專誠來謁陵。

中山陵的樣式，聽說是取象於自由鐘。從地圖上看來確實有那樣的味道。陵場的規模很宏大，假使在飛機上鳥瞰，鐘形一定瞭如指掌，但從平地望上去卻是很容易忽略的。鐘口是向着上面的，我不知道，設計的當時設計者究竟是怎樣的用意。這樣豈不是倒置了嗎？自由鐘應該向着人間，爲什麼向着天上？中山先生是執掌自由鐘的人，陵墓應該安置在鐘柄上，爲什麼反而安置在鐘口上去了？這用意我實在不明白。

陵場基地是用水門汀面就的，呈出白色。碑亭陵寢等一切的建築都是白壁青瓦。毫無疑問是象徵着「青天白日」。宏大的碑亭裏面的一通宏大的石碑刻着：「中國國民黨葬 總理孫中山先生於此」。文字很簡單而有力。這可表明中山先生所受的是黨葬了。從「黨權高於一切」的觀念來着想的話，或許正是應該。但作爲一個中國的公民的我，我感覺着中山先生是應該膺受國葬或人民葬才合式。假使碑文能改爲「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墓」，那不會更簡單而有力嗎？我在腦子裏畫了一個

圖案，想把那倒置的自由鐘再倒過來。墓地不用白色的水門汀，而改爲紅色的大理石，象徵着「青天白日滿地紅」。那樣或許和中山先生的博大的精神，崇高的功業，更相稱合的吧？

虔誠地在陵墓的坡道上走着，一面走，一面浮泛着一些印象式的，或許是不應該有的思索。

陽光相當強烈。到了郊外來，紫外線更加豐富，又是走的上坡路，雖然有不斷的清風滌盪，總感受着熱意的侵襲。謁陵的人差不多都把外衣脫下了，但我爲保持我的虔敬，我連我中山裝的領釦都沒有解開。

日本鬼還算客氣，對於陵廟還沒有過分的摧殘，聽說僅在西北角上有了些破壞，都已經修補好了。在陵廟下的一段平臺上安置着一對大銅鼎，左右各一，顯然是被日本人移動過的。左手的一隻在腹部有一個砲彈的窟窿，這更表明日本人曾經移到什麼地方去作過試砲彈的靶子的。

陵堂有兵守衛。右側進門處有題名簿，讓謁陵者題上自己的名字。中山先生穿着國服的大理石像正坐在中央，我們走到像前去行了最敬禮並默念了三分鐘。我感覺中山先生的周圍孤單了一點，假使每天有不斷的鮮花或禾穗奉獻，列陳在四周，或許會更有生意的吧？守衛如能換成便服，或許也會更適當一些的吧？

陵堂的內部非常素樸，兩側和後壁的腰部嵌着黑色大理石，刻着國父手書的「建國大綱」和其它的文字，都是鑿了金的。這些便是唯一的裝飾了。可惜中國的雕刻界還不甚發達，在我想來，四壁如有浮雕，刻上中山先生的生平，主要的革命戰役，應該是題內所應有的文章吧。這些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將來或許也會逐漸實現的。

步出陵堂，居高臨下，眼前一望的清明，大自然正在濃綠季中。但一接觸到袒呈在右手前面的南京城市，卻不免在自己的眼前罩上了一層無形的薄霧。由高處看都市，本來是最不美觀的，沒有十分建設就緒的南京市，愈加顯見得是瘡痍滿目。

但我又一回想，制止了我的感傷，中山先生無疑是更喜歡那急待拯救的人間的，他是人民革命家，他不會長久陶醉於自然風物裏面，而忘記了人民。自然地又聯想到了列寧墓所在地的莫斯科紅場。墓是紅色大理石砌成的，與人民生活打成了一片。或許中山先生是更喜歡那種作風的吧？……

襯衫已經溼透了，謁陵既畢，我想是可以解衣的時候了。在步下陵道的時候，我便脫下了我的中山裝。費博士卻忠告我：那樣是會着涼的。我又只好穿上了。

順便又參觀了明陵。那些石人石獸的行列很有古味。石獸中的一個被人打碎了。費博士說：他前次來時都還是完整的。這不知道又是什麼人的惡作劇了。石獸中有麒麟，馬，駱駝，象等，兩兩相對，或跪，或立，體態凝重，氣韻渾厚，實在是值得加意保護的東西。所有的石像，身上都塗過青綠，已經斑剝了。像與像之間有嫩松栽植成行列。這些大約是爲避免成爲轟炸的目標，在敵偽時代所造下的偽裝吧？

廖仲愷先生的墓就在明陵的西邊，我們也去參拜了。墓場的結構樸素而莊重，建築時一定是煞費了苦心的。可惜保衛得不大周密，頗呈荒蕪的景象，有些地方頹敗了，並未加以修理。墓場全體，在一切的石質和水門汀上也都是塗過青綠的。不知是誰呈獻在墓前的花環，已經老早枯槁了。

——仲愷先生假如不遭暗殺，中國的情形或許又會兩樣吧？這樣的感想不期然地又浮漾了起來。

可詛咒的卑劣萬分的政治暗殺！

可悲痛的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

九 失悔不是軍人

歷史言語研究所所在中央研究院的最後一進。因為今天是做三分之一的主人，在兩點半鐘的時候我提前趕到了。

研究所正在修繕，在裝門上的花格，漆樓梯上的欄杆。我在雜沓中被領導着上樓，而傅孟真先生卻打着赤膊剛好從左手最末一間的後房中走出。手裏拿着一把蒲葵扇，和他有點發福的身子兩相輝映，很有點像八仙裏面的韓鐘離。這不拘形跡的姿態我很喜歡，但他一看見我，發出了一聲表示歡迎的驚訝之後，略一躊躇又折回後房裏去了。他是轉去披上了一件汗衫出來。

——何必拘形迹呢？打赤膊不正好？我向他抱歉。

孟真只是笑着他那有點孩子味的天真的笑。他只連連地說：還早還早，他們都

還沒有來，我引你去見濟之。

濟之就是李濟博士的表字，他是在安陽小屯發掘殷虛的主將。前一向在報上看見他到日本去清理古物去了，當然他是才從日本回了國的。

畢竟搞學問的人又另外是一種味道。穿過廊道在東頭的一間相當寬敞的後房裏面見到濟之先生。另外還有兩位學者也經過介紹，可惜我的耳朵背，沒有聽出是誰。濟之先生的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經變成灰色的白衛生衣，背上和肘拐上都有好幾個窟窿。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見了親人的一樣。我接觸了我們中國的光榮的一面，比起那些穿卡幾服，拴玻璃帶的黨國要人確實是更要發亮一些。

——有一些安陽發掘的古物，你高興看不？濟之先生也很不見外，他立刻便想把他最珍貴的東西給我看。

——我當然高興了。

他把我引進隣室去，裏面堆積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木箱和一些空的玻璃櫥。情形

是很零亂的，因為還沒有着手整理。

——這些都是日本人留下的，我們運到內地的還沒有復員。

他把一口大木箱的蓋子揭開，裏面還有一層玻璃蓋，下邊透示出一整籠黃色的大土塊，印着局部的器形和花紋，紋樣和青銅器或白陶上所見到的相彷彿，大體是一些雷紋和饕餮之類。

——原器大概是木器，木器朽了，在土上留下印痕。爲了保存它，我們把整個的土挖了來。遷移的時候，因爲笨重，沒有搬走。玻璃蓋是日本人後配的。

接連開了好幾個木箱，都是同一性質的東西，有的呈硃紅色彩，有的有種種形狀的介殼的象嵌。原器究竟是些什麼形式，還沒有作充份的研究，或許也怕是無從復原了。但從這些印痕上可以看出器皿的宏大精巧，而殷代當時的王者生活是已經相當的富麗堂皇的。

——日本人裏面究竟也還有些學術種子，他們曉得寶貴這些硬黃土，不僅加以

玻璃護罩，而且還把每一箱硬黃土都攝製成了原色照片，向學術界提供出研究的資料。來不及搬走，也還能夠原物封存，沒有加以毀滅，倒是值得嘉許的一件事。

濟之先生把原色照片也給我看了，我在這兒很不應該地聯想到了我們的一些接收大員們來。我們那些大員們其實也很知道寶貴另一種硬黃色的東西的。而且有本事把別人辛辛苦苦地培養了二十年的細菌餓死了。這真真是一個絕好的對照！

是什麼料子畢竟還是什麼料子，假不過來。日本人雖然失敗了，但那是他們的帝國主義的失敗，法西斯侵略主義的失敗，日本學者的勤苦研究的精神倒是值得效法的。他們在短期內把一個落後的蕞爾小國建設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正是因為有他們這樣的精神；建設的遭了毀滅在那些苦心孤詣的學者們可真正是一個慘痛的悲劇。這悲劇倒同時值得我們警惕的。……

因為時間短促，只草草率率地參觀着，一面聽着濟之先生的說明。傅孟真自己跑來了。

——喂，他們都到了，就在等你一個人了。

羅努生也跟着他跑過來了：怎麼樣？你在這兒考古？

——我回到了我自己的本行。

——你的本行怕更好是進中央醫院吧。

實在是只好割愛，跟着羅傅兩位先生跑到了西首的前房裏面去。那就是傅所長的辦公室了。室頗宏敞，南面一帶玻璃窗，外有樹陰遠映。

——這是個好地方，可以取而代也！努生笑說着。

——你以什麼資格來取而代呢？孟真回答他，又反過來向我說：聯合政府成立，我們推舉你爲國師，你可以來代了。

——輪不到我名下來，你的姓就姓得滿好，你不是太傅嗎？

孟真，又天真地笑了。

參加談話會的人確實到了很多。中共方面的代表到的是董必武，李維漢，鄧穎

超三位先生，恩來先生因為有其它的事，沒有出席。

必武先生是才從上海回南京的，由他把近來商談的情形和中共的態度報告了一番。

在這期中孟真先生因為有事，坐起他的吉普車到外邊去跑了一趟回來。他卻買了一把新的紙扇來要我替他寫一面，我就在他的辦公桌上寫了。他又叫我率性在另一面上隨便畫幾筆，這，我卻失悔我從前沒有學陸軍。假使我是一位中國軍人，那我一定具有這樣的膽量；使不可能的事情成爲可能的。

在大家把話談完之後，我依然戀戀不捨地跑去找濟之先生。承他把從日本帶回來的新出的一些考古學上的著作給我看了。日本人在滿洲鞍山一帶大事發掘，發現了無數的黑陶。這黑陶文化得到證明，是由渤海沿岸一直達到了江浙。那嗎正當日本軍人在製造「滿洲國」和關內分離的時候，而日本的學者倒替我們證明了滿洲在遠古已經和內地是完全分不開的。

一〇 疑在馬尼刺

回到中央飯店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七點鐘了，想到不會再有什麼事情了，便把吉普車遣回了參政會。算從二十一起，借用了兩天，滿期。

剛好把吉普車遣走之後，忽然想起明天是星期，不妨借這個機會，約些朋友們去遊玄武湖。乃超前天曾經去遊過一次，盛稱湖裏風涼，景緻很好，因此便打動了我的遊興。

朋友們所住的地方都沒有電話，明天遊湖，今晚便須得先行通知。車子沒有了，怎麼辦呢？我們便只好就近到梅園新村去，暫時借用中共代表團的車子。

代表團也有一輛吉普車，是從馬歇爾特使處借來的，我們去借乘着，先往新菜市去訪侯外廬先生。他的地方住得最遠，然後回頭來約靖華，亞克，錫嘉諸位。

我和乃超都只穿着襯衫，加上西裝褲，司機同志也穿的是便裝。當我們的車子在中山路上向北路轉拐的時候，後面受了警告，司機停了車。原來是一位美國憲兵駕着一輛吉普車在追趕我們。司機把執照給他看了，我們更說明了原故，他略略刁難了一下各自走了。我們又繼續行程。

外廬先生住處是新菜市七號。到了新菜市，卻怎麼也找不到這七號門牌。問了街上的站崗的警察，那位警察同志也不知道，他只是說：來問這七號門牌的人很多，但確實不知道在什麼去處。

那兒是京市鐵路和街道成十字的地方，也剛好是一個站口。我們下了車，分頭去找尋。我沿着鐵路線往西走，路線下是一帶種菜的地面，隔着便是一帶的貧民窟。想來總不會是在這兒的吧，然而姑且也去問問，出乎意外地卻問着了。就在貧民窟裏面，稍遠處有一家較高的房屋，那便是七號了。

我轉身去把乃超招呼了來，一同在鐵道的邊沿上走，翻過了鐵蒺藜的欄柵走入

菜地，穢氣是很濃重的。走到了那座較高的房屋面前，果然是七號，而且果然是外廬先生的住處。我的心境黯淡了起來。我們是還了都，忠貞的學者跟着國府播遷，我們現在勝利了是還了都，但這不是比流亡在重慶時還要落難嗎？

外廬先生出來歡迎着我們，進了他的居室。有點像雞茅小店的一間客房，窗口面臨着外面的菜地，和鐵道相隔不足十公尺。這就是中國新史學界的權威，名聞蘇聯和美國的外廬先生的書齋了。說得文雅一點，倒確實是「開軒面場圃」，比起濟之先生的破衛生衣來，毫無疑問是更有光彩的。

——找到這樣一間住處，好不容易。中蘇文化協會至今還沒有找到辦公的地方呢！外廬先生毫不介意地這樣說。

聽說時局艱難，辦事棘手，中蘇文協的會長副會長都有點消極；而副會長的另一位陳立夫先生，向來是不管事的，倒曾經表示，他打算積極過問了。這倒很有趣：陳立夫先生竟然如此胆大，不怕人家說他是親蘇份子。

約好了外廬，他一直把我們送到車站，我們又上了車。這回是要到興華旅館找曹靖華先生。

真是背時，在鼓樓附近又碰到了美國憲兵。這一次的美憲老爺是兩位比較高級一點的人。我和乃超的英國話都不行，下車來多方替他們解說，正在難解難分之際，不幸又來了一部憲兵車，剛才干涉過我們的那位憲兵坐在車上，另外還有兩位女兵。他們也停了車。那位憲兵一看清了我們，便說：這是我剛才干涉過的，我叫他們停在街頭等我的。這樣一來，那兩位比較高級一點的之中的一位，便不由分說，下着命令，要我們的司機跟着那部憲兵車走。一位女兵，隨即很矯健地跳上我們的車子，叫司機坐在車後，她奪過輪盤，自行開駛了起來。

就這樣，司機成了俘虜，我們被解除了武裝。我有點不大相信，我們是在南京——中國的國都，而應該是在馬尼刺——菲律賓的首府。我們安慰着司機，請他放心前去，回頭到周公館去，便請人去營救他。

落了難的我們，兩個無籍僑民，只好在馬路上步行了。幸好離興華旅館已經不遠，很快地便找着了靖華。靖華到南京來已經快兩個月了，一直住在旅舍裏面，他大喊吃不消；他的夫人甚至說：不如率性回重慶的好了。

我們把落難的情形告訴了他們。靖華說：這樣的事情時常有，大概那幾位M·P·懷疑司機偷了吉普車來做生意。不怎麼嚴重。說明了便會釋放的。我們也算安了心，想坐三輪車回旅館去，靖華勸我們不如坐京市客車，又經濟，而且還要快。

真是應該向美憲老爺們道謝，使我們得到一個機會，領略了京市客車的滋味。在無量庵車站上等車，不期然地又遇見了亞克和錫嘉，他們是正想乘火車到旅館裏去看望我們的。由無量庵到國府站，車票二百元，確實是很便宜。但車上的乘客擁擠得不堪，完全和難民車一樣，連車頭上都擠滿了人。

一一 遊 湖

一出玄武門，風的氣味便不同了，陣陣濃烈的荷香撲鼻相迎。南京城裏的炎熱，丟在我們的背後去了。

我們一共是六個人：外廬、靖華、亞克、錫嘉、乃超、我。在湖邊上選了一家茶館來歇腳，我們還須得等候王冶秋先生，離開旅館時是用電話約好了的。

一湖都是荷葉，還沒有開花。湖邊上有不少的垂柳，柳樹下有不少的湖船。天氣是晴明的。湖水是清潔的。似乎應該有游泳的設備，但可惜沒有。

陣列着的一些茶酒館，雖然並沒有什麼詩意，但都取着些詩的招牌。假如有喜歡用辭藻的詩人，耐心地那些招牌記下來，分行地寫出，一定可以不費氣力地成就一首帶點詞調味的新詩的。我保險。

時間才十點鐘過，遊湖的人已相當雜沓。但一個相熟的面孔也沒有。大抵都是一些公務人員和他們的眷屬，穿軍服的人特別多。我們在這兒便形成了一座孤島。剛坐下不一會，忽然看見張中府先生一個人孤零零地從湖道上走來。他是顯得那麼孤單，但也十分瀟灑。淺藍色的綢衫。白嗶嘰的西裝褲，白皮鞋，白草帽，手裏一把摺扇，愈其是哲學家，無寧是舊時詩人的風度。

——一個人嗎？

——是的，一個人。

我在心裏暗暗佩服，他畢竟是搞哲學的人，喜歡孤獨。假使是我，我決不會一個人來，一個人來，我可能跳進湖裏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個孤獨。忽然又慢悟到，屈原爲什麼要跳進汨羅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獨淹死了，而一直活到了現在的嗎？

中府先生卻把他的孤獨淹沒在我們六個人的小島子上來了，我們的不期而遇也

顯然地增加了他的興趣。

接着王治秋先生也來了。同來的還有一位在美軍軍部服務的人，是美國華僑的第二代。

治秋是馮煥章先生的祕書，他一來便告訴我們：馮先生也要來，他正在會客，等客走了他就動身。

這在我倒是意料中的事，不僅馮先生是喜歡這種民主作風的人，便是他自己的孤獨恐怕也有暫時淹沒的必要。我到南京來已經四天了，還沒有先去拜望他，今天倒累得他來屈就了，當然我們是很高興的。

十一時將近，遊湖的人漸漸到了高潮，魁梧的馮先生，穿着他常穿的米色帆布中山服，巍然地在人羣中走來了。他真是出類拔萃地爲衆目所仰望的人，他不僅高出我一頭地，事實上要高出我一頭地半。

我們成爲了盛大的一羣，足足有十一個人，一同跨上了一隻遊艇。遊艇有平頂

的篷，左右有欄杆，欄杆下相向地擺着藤杌藤椅。在平穩的湖面上平穩地駛着。只有船行的路線是開曠的，其餘一望都是荷葉的解放區。湖水相當深，因而荷葉的梗子似乎也很長。每一片荷葉都鋪陳在湖面上放懷地吸收着陽光。水有好深，荷葉便有好深，這個適應竟這樣巧合！萬一水突然再漲深些，荷葉不會像倒翻雨傘一樣收進水裏去嗎？要不然，那是會連根拔起的。

在湖上遊船的人並不多，人似乎都集中到茶酒館裏面去了。也有些美國兵在遊湖，有的裸着身子睡在船頭上作陽光浴。

湖的本身是很迷人的，可惜周圍缺少人工的佈置。馮先生說，他打算建議由國庫裏面提出五十萬元來，在湖邊上多修些草亭子，更備些好的圖書來給人們閱讀。這建議是很好的，但我擔心那五十萬元一出了國庫，並不會變成湖畔的草亭子，而是會變成馬路上的小汽車的。圖書呢？當然是有的，至少有一本繕寫得很工整的報銷簿。

馮先生要到美國去視察水利，聽說一切準備都已經停當了，只等馬歇爾特使通知他船期。馮先生極口稱讚馬歇爾的誠懇，他真是誠心誠意的在爲中國的和平勞心焦思，他希望他的調解不要失敗。聽說有一次馬歇爾特使請馮先生吃飯，也談到調解的問題，他竟希望馮先生幫忙。馮先生說：這話簡直是顛倒了。我們中國人的事情由馬帥來操心，而馬帥卻要我們中國人幫他的忙。事情不是完全弄顛倒了嗎？

是的，馬帥在誠心誠意圖謀中國的和平，我能够相信一定是真的。就是他的請馮先生幫忙，我也能够相信是出於他的誠心誠意。但我自己敢於承認我是一位小人；在我看來，馬帥倒始終是在替美國工作。中國的和平對於美國是有利益的事，故爾他要我們中國人替他幫忙。要爭取和平，中國人應該比美國人還要心切。事實上也是這樣。不過爭取和平有兩種辦法，有的是武力統一的和平，有的是放棄武力的和平；而不幸的是美國的世界政策和對華政策所採取的是第一種傾向。這就使和平特使的馬歇爾左右爲難了。消防隊的水龍，打出來的才是美孚洋油，這怎麼能够

救火呢？

但我這些話沒有說出口來，不說我相信馮先生也是知道的，只是他比我更有涵養，更能够處之泰然吧了。

中國人的一向情願自然是希望美國人幫忙中國人的解放，幫忙中國的建設，然而馬歇爾將軍可惜並不是真正姓馬。

船到兩座草亭子邊上的一株大樹下停泊了。馮先生先叫副官上岸去替每一個人泡了一盅茶來，接着又叫他買饅頭，買滷肉，買滷鴨，替每一個人買兩隻香蕉。茶過一巡之後，副官同志把食物也買來了，一共是荷葉三大包。真是好朋友，正當大家的食慾被萬頃的荷風吹扇着的時候。於是大家動手，把籐茶机並攏來放在船當中，用手爪代替刀叉，正要開始大吃。馮先生說：不忙，還有好東西。他叫副官從一個提包裏取出了一瓶葡萄酒來。是法國製的，馮先生是不嗑酒的人，他說，這酒是替郭先生拿來的。這厚意實在可感。沒有酒杯，把茶杯傾了兩盅，大家來共飲。

不嗑酒的馮先生，他也破例嗑了兩口。

這情形令我回想到去年七月初的一個星期日，在莫斯科，舟遊莫斯科運河的往事。那時候坐的是汽艇，同遊者是英國的主教和伊朗的學者，但感情的融洽是別無二致的。天氣一樣的晴朗，喝酒時也一樣的沒有酒杯。轉瞬也就一年了；在那運河兩岸游泳着的蘇聯兒童和青年男女們，一定還是照常活潑的吧。當時有一位蘇聯朋友曾經指着那些天真活潑的青少年告訴我，那是多麼可愛的呀！不知怎的世間上總有好些朋友說蘇聯人是可怕的人種。但這理由是很簡單的。不僅國際間有着這樣的隔閡，就是在同一國度裏面也有同樣的隔閡。有的人實際上是情操高尚，和藹可親，而被某一集團的人看來，卻成了三頭六臂的惡鬼，甚至要施以暗殺。問題還是在對於人民的態度上，看你是要奴役人民還是服務人民；這兩種不僅是兩種思想，而且是兩種制度。只有在奴役人民的制度完全廢除了的一天，世界上才可以有真正的民主大家庭出現。

值得佩服是那位在美國軍部服務的華僑青年，他對於飲食絲毫不進。聽說美國軍部有這樣的規定，不准在外面亂用飲食。假使違背了這條規定，得了毛病是要受處分的。這怕是因爲近來有霍亂在流行的原故吧？平常在外間喝得爛醉的美國大兵是很常見的事，然而今天的這位華僑青年倒確確實實成爲了一位嚴格的清教徒了。

把飲食用畢，大家到岸上去遊散。不期然地分成了兩羣。馮先生的一羣沿着湖邊走，我們的一羣連着張申府先生走上坡去。一上坡，又是別有天地。原來那上面已經闢成了公園，佈置得相當整飭。這兒的遊人是更加多了。茶館裏面坐滿的是人。有些露天茶室或餐廳，生意顯得非常繁昌。也有不少遊客，自行在樹陰下的草地上野食。

我們轉了一會，又從原道折回湖濱，但馮先生們已經不見了，走到那大樹下泊船的地方，雖然也泊着一隻船，但不是我們的那一隻。毫無疑問，馮先生們以爲我們不會轉來，他們先回去了。我心裏有點歉然，喝了那麼好的酒，吃了那麼多的東

西，竟連謝也沒有道一聲。但我們也可以盡情地再玩了，率性又折回公園裏去，到一家露天茶室裏，在大樹陰下喝茶。

一一一 慰問人民代表

由玄武湖回城已經是五點鐘左右了，我約乃超到鼓樓公園附近去拜訪李任潮先生。我們坐着三輪車。

在四月尾上我離開重慶之前，任潮先生同一位李鐵夫老先生到我寓裏來訪問過，今天要算是到南京來回拜。

——李鐵夫老先生是值得認識的一位奇人，我對乃超說。他是一位老畫家，原籍廣東，是孫中山先生的一位老朋友，已經八十五歲了。他搞革命的時候，我們都還沒有出世。一二年才從美國回來，據任潮先生說：他回國來是要畫五個人的像，孫夫人、毛澤東、周恩來，馮煥章，還有一個我，但我相信，一定還有李任潮先生的。

——他們兩位曾經去遊峨眉山和青城山。八十五歲的鐵夫老先生在登峨眉山的時候，那樣險峻的山地，一律是步行，既不肯坐轎，也不肯坐揸子（峨眉山上的一種特殊的交通工具，是一種簡單的木架，人反坐在上面，被揸上山）。但照他的外貌看來，只能看出是五六十歲的人，高長而瘦削。

他喜歡喝茶。和任潮先生同在昭平的時候，一清早起來，不惜走二十里路的山地到一個小鎮上去喝茶，來回就是四十里，他是處之泰然，決不肯買些茶葉回來在家裏喝，每天不問晴雨一定要去走這許多路。

見到了任潮先生，他的左眼正在發炎。大概是在休息吧，他蹣跚着拖鞋，相當舊的藍綢長衫的衣領沒有扣好，稀疏的頭髮是蒼蒼的。這樣極家常的態度和他的公館相當配稱。公館很宏大，在敵僞期間被日本人佔領着未經修理，陳設和外表都顯得閒散。我問到鐵夫老先生。他剛好出外去了：他到了南京來也還是天天要出外去走街。不管天氣怎麼熱，太陽是怎麼大。

晚報上說，任潮先生又接着告訴我們：今天清早上海的人民代表來京請願，有五萬人的大遊行。代表們怕也快要到南京了。

——我倒很想去歡迎他們，可惜沒有汽車。我這樣說。

我的汽車，剛纔馮煥章先生打電話來借了去，不然我可以送你到下關去的。

閒談了一會，我們便告辭了。這一次我們卻成了南京通，又走到無量庵去，坐京市火車回中央飯店。

回到飯店不久，梅園新村派人來，說：周先生有事，請我趕快過去。

我過去了。首先遇着穎超大姊，她見到我很高興地叫出：啊，你來了！恩來很耽心你。你知道嗎？上海代表在下關被包圍，捱打了！

——唉！這在我真是一個晴天霹靂，實在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又繼續着說：

又是一場較場口事件啦！爲什麼這樣蠢！

恩來也進客廳裏來了，他和我一面拉手一面說：我就心你到車站去了呢。

——要是沒有汽車，我一定去了。

——參政會不是有汽車給你嗎？

——只讓我坐了兩天，今天沒有了。

——我們有車子的啦。

——昨天晚上受了M·P·的干涉，不願意再討麻煩了。

——那倒真湊巧，要不然，一定又碰上。

——更湊巧的是剛才到任潮先生那裏去，他的車子也被馮先生借去了。假使在，他也會借給我坐到下關去的。

以後是不斷的在電話上的報告和對於黨國要人們的交涉。參政會的祕書處來過電話，邵力子先生親自來過電話，市政府的負責人，交通部的俞部長都先後來過電話……而且有的不僅一次。所說的情形都不同。或者說，難民早被軍警解散了，代

表已被保護，分別送進了旅館。或者說，代表們受了誤會，開始被軍警扣留了，後來已經疏通，平安無事了。就這樣一直拖延到十二時左右又得到最惡的情報；代表們仍然被包圍在車站上的待車室裏，暴徒們從窗外跳進去，磚頭石塊、玻璃瓶、痰盂、椅櫬亂飛，代表們不僅流血，而且有生命的危險了。大家只好扼腕。由七點到十二點，足足有五個鐘頭的時間。大員們的種種拖延或支吾，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義！

這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將近兩點鐘的時候，又得到較為平穩的最後的消息；受傷的代表們由警備司令部護送到太平路的中央醫院裏去了。雖然沒有死人，然而傷勢很沉重。有人提議：應該趕快去慰問。恩來先生問我去不去，我答應去，於是我們便分乘着兩部汽車，趕到太平路的中央醫院。

半夜，沒有月光，醫院的外部情形絲毫也不清楚。只知道進了大門後還轉了一

些黑路，在一個空地裏停了車。一進門，就在那底層的敝廳裏看見了代表。亂紛紛的一廳子裏都簇擁着人。

我首先看見一個人仰睡在一條長檯上，我去問，原來就是吳耀宗先生。他連連說：我不要緊，我沒有受傷，我沒有受傷。

反轉身來，在地下又看見閻寶航先生睡在擔架上，衣裳扯爛了，臉上和身上有好些血跡，兩眼充着血。我們握了手，但他握得還很有力氣。

馬敘倫先生也蜷臥在側近的一條長檯上，眼睛閉着，向着檯靠的一面，我沒有驚動他。

雷潔瓊先生也睡在地面的擔架上，左胸部的衣服上一大灘血跡（後來浦熙修女士告訴我，原來是她的鼻血流在雷女士身上的），但她的神志卻很清明。

品排着的一個擔架上睡着位年青的人，那便是學生代表陳震中先生；他的情形，一眼便使我感覺着嚴重。他是在昏睡狀態，兩手握着一上彎屈，就像小兒熟睡

了的姿勢。我去摩了他的脈，微微有點熱候，脈搏快，但還平勻。

還有幾位代表坐在靠壁的長凳上，那是黃延芳、盛丕華、包達三、張綱伯諸位先生。他們幸好沒有受傷。

胡子嬰和羅淑章兩位女士，很緊張着在那兒照拂着一切。她們也幸好是沒有受傷的。

有幾位憲兵站着守衛。

淑章把我朝左手引，右轉便是診病室，民主同盟的朋友葉篤義先生睡在靠內壁的一張長桌上。他的內傷很重。聽說吐了血。

再進是普通手術室，高集先生坐在正中的手術台上，裸着上身在受兩位年青的醫生診視。身上紅一塊，紫一塊，真可以說是遍體鱗傷。頭的右角被打破了，左眼受了嚴重的打撲，兩個眼球突出而充血，臉已經有點變形。

浦熙修女士在這手術室裏的一隅，頭髮零亂，陰丹布走白邊的旗袍在胸部被

撕得七零八碎。腳上的絲襪也撕爛了，鞋襪上滿醬着泥土。她在傷心地哭。

看了裏面又跑到外面，我自己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另一位學生代表陳立復先生，他也沒有受傷，他把受傷者的名單開了一張給我。

在受傷與未受傷的分化中，我感覺着指導者們是煞費了苦心的。未受傷者當然也有幸而免的人在內，但受傷者平常都是比較積極活動的人物。這是有計劃的行為，怎麼也沒有方法掩飾。

恩來先生對代表及記者們一一慰問了之後，又叫人去買了些牛奶和餅乾來。原來代表們從上海動身到現在，整天都沒有進食，他們得到了這些慰勞品，雖然十分菲薄，但卻表示着由衷的欣慰。

最令人銘感的是代表們受着那樣的恫脅和毆辱，卻誰也沒有吐露出不必要的牢騷不平。受了傷的固不用說，沒有受傷的差不多都有六十歲以上的長者，他們爲了大家的事，在這樣炎熱的天氣奔波了一天，到半夜過還不能安息，我的心裏感覺着

十分的難受。

恩來先生們因為有別的事情先走了一步，我依然留着。有一位記者來問我的感想，我說，我沒有感想。他揣想到我不便說，於是他又拿一張名片給我，說他是新民晚報的記者，想解除我的警惕，但我也只好說一句完全出乎意外。實在是言語道斷的事情，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羅努生先生和幾位民盟的朋友們也趕來了。受傷者差不多已經處理停當，高集和浦熙修兩位被攙扶着回家休養，其餘的均留院。院裏沒有房間，而且還沒有多的空床，有幾位就好臨時搭梳子，就停睡在待診室裏面。

我到這時候提議：未受傷的幾位代表應該可以進旅館了。聽說是已經訂好的，就是興華旅館。

——不行呢！羅淑章很焦灼地這樣說：我們還不能進旅館呢！警備司令部要還我們到部裏去！

——什麼？我倒真的再吃了一大驚。犯了罪嗎？還要扣留嗎？

——剛纔在警備司令部的時候是這樣發落的，我們還要受審問呢。

——這真是豈有此理！簡直不成話！……

但就在這時候，警備司令部來了一位負責的小員，人很矮，態度卻非常的客氣。（他曾經說出了他的姓名，但我忘記了。）我向他說：代表們不能進旅館嗎？他連忙的說：不是不是，是打算由司令部裏幫忙找旅館。假使已經找定了，那就更好了。

說到代表們有十幾件行李還在車站上，他也連忙自告奮勇地說：我開起卡車去給你們取，你們請推舉一個人跟我一道去。

但沒有一個人願意去。

——要挨打，有我乘着啦，我替各位挨打。小員先生說得異常慷慨。

但依然沒有人說去。我也就自告奮勇地說：不要緊的。我也去一個吧。我不相

信，誰還要打！

有幾位代表連忙說：那怎麼能夠讓你去。太不成話。

於是羅淑章纔說，她願意去。她又附耳向我說：剛纔在車站上保衛我們的也就是這位先生，他現在又變了。

——旅館裏要不要憲兵保衛？要呢就派，不要呢也不勉強。又是一番客氣話。我是贊成不要的。代表們有的爲慎重起見，還是主張要。結果是要了，於是就由客氣小員當場指派了兩個人。看來他的身份似乎並不小。

於是代表們便由羅努生陪伴着，坐了他的吉普車到旅館，羅淑章坐着警備司令部的卡車到車站。

今晚這一場悲劇也就到了快要閉幕的時候。我最後還進病室裏面去看了一趟。一直朝裏走，在絕底處的病棟門前也有憲兵在守衛，但他並沒有干涉我。我穿的是中山裝，挺直地朝裏走，在左側的一間大房間裏看見了閻寶航和馬綬倫兩位先生。

那顯然是最普通的病房，病人很多。

兩位先生的病床相連，是在一隻角落裏，馬先生的更靠角。馬先生依然蜷伏在床上，似乎睡熟了，我沒有驚動他。閻先生的眼睛是睜着的，他看了我，把左手舉起和我打招呼。他的右手，是由兩位女護士踞在床邊替他檢查血壓。

我對於幾位醫生和護士們發生了深厚的敬意。他們和她們是盡了責任的。我感覺着南京城裏依然是有很多的好人。

再回到旅館的時候已經四點過鐘，但天還沒有亮。

一三三 假如我是法西斯蒂

又輪到做三分之一的主人的機會，這次是二十四日的下午四時由無黨無派的代表邀請政府代表談話。地點依然在國民大會堂的前樓。

主人是莫柳忱，傅孟真和我，陪客是民盟和青年黨的在京代表，都到了。只有主賓方面到得很遲，等了很久都沒有人來。反是上海的人民代表未受傷的幾位先生先到了，是黃延芳、盛丕華、包立三、張綱伯四位老先生和學生代表陳立復先生。

黃先生和昨天晚上一樣，依然穿的是中國短打。我起初有點詫異，黃任老告訴我，這種裝束是他平生的主張，我便開始欽佩起來了。中國式的長袍（其實是滿洲來的），拖泥帶水，萎靡墮頹，實在是沒有短打的靈便，經濟，而且好看。然而相習成俗，一般都認短打爲下流，即使平常穿短打的人到了什麼正經的場合也要改穿

長袍。而同一的短打性質的西裝，卻又非常的時髦，比長袍更加高貴。這假如要嚴格地批評時，應該就是奴性的子遺或演變吧。總之，蒼老先生能够穿短打而見黨國要人，單只這一點，我就敢於說足夠有「人民代表」的資格。

黨國要人畢竟是來了。首先到的是邵先生，其次的內政部部长張公厲生，再其次是經濟部部长王公雲五。

時間不待，不能再等了。就再等，事實上也就不再沒有人來。或許是在下關出事的直後，要人們也怕受「難民」毆打吧？

蒼廷芳先生首先很鄭重地把手裏拿着的一個包裹打開來，取出了一本紀念冊，讓大家傳觀。上面非常整齊地蓋有二百幾十個團體的圖記，證明各位代表的身份。這二百幾十個是人民團體，它們所舉的代表自然也就是人民代表。然而，有趣的是——所有黨政軍的機關報或准機關報都一律否認他們的資格，認為是「冒充人民代表」。那麼「難民」劇的導演者究竟是誰，不是自己把自己的後台暴露了嗎？

假如我是法西斯蒂，我的作風不是這樣。

對於人民代表我一定恭維上天。我首先派要員到車站去迎接，請他們住上等旅館，吃上等中西餐，喝上等中西酒。其次替他們盛大地召開一次「南京市歡迎人民代表大會」，讓他們儘量發揮和平理論，廣播反戰演說。而我呢？只簡單地說這幾句話：人民的意思就是當局的意思，當局是尊重和平的，反對內戰的，只有中共的態度似乎兩樣，請代表們到延安去呼籲，我立地替你們備專機。說了我就做，於是乎我最後便把代表們送到延安去。……或許有人會問我：你那樣做，便不算是法西斯蒂了。哼，問題不那麼簡單。因為我是法西斯蒂，我做雖然那樣做，打卻還是要照樣打。反正是不宣而戰，為什麼一定要戡亂戡亂的亂吼，弄成爲不宣而宣呢？怎麼樣？高明乎？低暗乎？哼，假使這樣一來，我敢於相信我的好些朋友都會佩服我：這傢伙！比希特勒還要厲害！

然而我們的「難民」老闆們卻不肯這樣辦。

既不這樣辦，竟反其道而行，於是乎便樂得人民代表有話可說，而政府代表也就無話可說了。

各位人民代表都挨次說了話，敘述了他們的來意，經歷，和態度。話都說得非常扼要而且動人。他們也表示了對於血案的態度。他們是爲和平請願而來，生死都已置諸度外。雖然受了狠心者的毆辱，但也並不想向法庭起訴。他們靜候着政府當局的適當處理。

代表們報告完畢之後便退場，接着纔是我們政協代表們的正式的「非正式談話」。但這談話我感覺着並不精彩，彷彿是在全武行之後的一點不相干的掃台戲。不過張厲生先生的發言，卻要算是最有精彩的。他那道地的國語，斬釘切鐵的口齒，使得每一個字的發音差不多都穿進了我兩隻重聽的耳心。

他首先反復聲明他並非代表政府，而只是發表個人的意見。他個人對於談判的前途雖然並不悲觀，然而也並不樂觀。停戰，恢復交通，和政府所提出的整軍方

案，政府的意思是要通盤解決的。假使不能照着政府的提案整編中共軍隊，即使停戰與恢復交通得到協議，也不能簽字。假使不能通盤解決，結果是怎樣呢？打嗎？政府不願意，中共也許不願意。拖嗎？拖不下去了，老百姓不允許拖。厲生先生說到這一段落來，特別把聲音提高了，口齒愈見斬釘切鐵，他說到他的故鄉河北的父老們都在埋怨中央，每逢望見中央的飛機過境，希望投下炸彈的心事非常切迫。大有聲淚俱下之勢。那麼，究竟該怎樣呢？張先生雖然沒有說出結論，但那言外之意自然是很明瞭的。又說到恢復政協小組的問題。據說軍事問題不能解決，政協小組在政府方面沒有意思召開，因為不能解決問題。非正式的作政治談話是可以辦到的，但不消說也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厲生先生的這番話，我當於上國語課一樣，聽得很專心。那脣齒的動作，我覺得很值得學習，然而也很難學習。

在這兒章伯鈞先生提出了一個小小的問題，便是青年黨的左公舜生日前在報上

所透露過的一個消息，說是政府當局將在政協會議之外採取別種方式來解決政治問題——這別種方式究竟是什麼方式？

陳啓天先生接過去說：那只是彛生一個人的揣測之辭，誰也不知道他想的是別種什麼方式。

天機洩漏了一半，還有一半呢？——是二分之一的天機。

接着是青年黨黨魁曾琦先生發言。他的聲音低而且有點啞嘶，我只曉得他在發言，但不曉得發的什麼言。他是最後一位說話者，在他說完了話之後，因為民盟要在七點鐘歡宴人民代表，於是便宣告散會。

我在散會的紛亂中在一旁向羅努生請教：剛纔曾先生所說的話究竟是什麼？

——還不是說「不要刺激」嘛，努生說：有什麼辦法呢？夏天來了，要熱，也是刺激啦。

——究竟有些什麼具體的內容？

——說示威遊行要不得，伯鈞接過去說：不好用羣衆運動的方式來刺激政府。大家批評政府，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感覺着這一番話很有價值，大約是一字可以值千金的吧？

伯鈞準備送我回旅館，讓我坐上了他的汽車，但我在車上向他作了一次過分的
要求。

——率性讓我也作一位主人吧，我也參加歡迎他們。

那很好，就請你作陪。

在中途停了一次車，原來伯鈞是去借錢的，他向一位朋友借了一大堆鈔票來作爲今天請客的用費。

我又回想了一下：假如我是法西斯蒂，一定讓我自己來大作主人，根本不讓民盟有請客的機會。

一四 秦淮河畔

在夫子廟的一家老式的菜館裏，座場在店後，有欄杆一道俯臨秦淮河畔。

黃任老、梁漱溟、羅努生、張中府諸先生都先到了，還有幾位民盟的朋友。他們對於我這位不速之客開始都有些輕微的詫異，但經我要請也參加作東之後，卻都歡迎我作一個陪客。我自己覺得有點難乎爲情，又怕人多，坐不下，告退了幾次，但都被挽留著。自己也就不分地泰然下去。

我是第一次看見了秦淮河。河面並不寬，對岸也有人家，想來威尼司的河也不過如此吧。河水呈着黝黑的顏色，似乎有些腥味。但我也並沒有起什麼幻滅的感覺。因爲我早就知道，秦淮河是淤塞了，對於它沒有幻想，當然也就沒有幻滅。河上也有一些遊艇，和玄武湖的艇子差不多，但有些很明顯地是所謂畫舫，飄浮着李

香君葛嫩娘們的瘦影。

任老在紙條上寫出了一首詩，他拿給我看。那是一首七律，題名叫着「吾心」。

「老叩吾心矩或違？十年祇共憶無衣。立身那許人推挽，鑠口寧愁衆是非？淵靜被毆魚忍逝？巢空猶戀燕知歸。誰仁誰暴誠堪問，何地西山許采薇？」

（標點係筆者後加，第七句下三字恐略有記誤。）

這是一首極好的詩。風格清標，情詞妮婉，我拿着返復諷誦，不忍釋手。

任老沒有加上什麼說明，我也沒有提出什麼探詢，但我感覺着我對於這詩好像是很能够了解。

任老將近七十了，是優入聖域的「從心所悅不踰矩」的年齡。但他還先自謙抑，而唯恐有間或踰矩的危險。這一謙抑是表示他內省的嚴烈，而同時也就使人憬然敬慕。

十年抗戰，共賦無衣，敵愾同仇，卒致勝利，而今卻成爲追憶了。團結生出裂

痕，敵愾是對着自己，撫今思昔，能不悵惘嗎？十年本不算短，然因此卻嫌太不長了。

世間竟有這樣的流言散佈：當局將以教育部長一席倚重任老，用以分化民盟。因而，衆口鑠金，一般愛戴任老的人也每竊竊私議，認爲任老或許可能動搖。但這詩的頸聯就是對於這種流言和私議的正面答覆。——「立身那許人推挽，鑠口寧愁衆是非」？軒昂地表示着特立自主的精神，大有不憂不惑的氣概。我記起了當年的袁世凱似乎也曾以教育部長之職網羅任老，然而我們的任老卻是昂頭天外，沒有入奸雄的彀中。

心境無疑是寂寞的。任老是積極推進民主運動的一位領袖，而他也是最初受着種種迫害的一位領袖。單就表見於世的事實來說，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的期中，任老的住宅便被軍警無理搜查過。這樣被毆入淵的魚，雖欲逝而實猶不忍。回到自己的崗位去吧，職業教育運動是拋荒了。這蕪曠了的崗位值得留戀，就給春來的紫燕

一樣，回到自己的空巢去吧。情緒是在決絕與隱忍之間搖曳，無疑是非常寂寞的。然而義利之辨會無絲毫的挾雜，孰仁孰暴，對立分明，而兩者之中不能有中立的餘地。像伯夷叔齊那樣，既不贊成殷紂王，又不贊成周武王的那種潔身自好的態度似乎是無法維持的。「何地西山許采薇？」或許有人會說這太消極了吧，但我認為似乎更包含有積極的意思，否認了那種隱遯自肥的中立者的態度。

憑着欄杆，吟味着詩中的含義，在我自己的心中逐句替它作着詳細的注解，但我沒有說出口來。詩是見仁見智的東西，尤其是舊詩。這些解釋或許不一定就是任老的原意，但我相信，即使有些懸隔也不會差池得太遠吧。我希望不會。

自己也很想和韻一首，在心裏略略醞釀了一下，結果作了罷。

無端地想起了熙寧罷相後，隱居鍾山的王荊公，不知道他的遺址還可有些什麼存在？

在中國歷史上真正能够事事替老百姓作想的，除近代的孫中山先生之外，恐怕

就只有一位王荊公吧？王荊公的政策也不過想控制一下豪強兼并者的土地財富，使貧苦的老百姓少受些剝削，多吃兩碗白米飯而已。然而天下的士大夫騷然了。這一騷然竟騷然了一千年，不僅使王荊公的事業功敗垂成，連他的心事也整整受了一千年的冤曲。做人固不容易，知人也一樣困難。這是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類似宿命的鬭爭。地主生活和地主意識不化除，王安石是得不到真正了解的。在今天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喊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了，有的已在主張「戰士授田」，然而假使你是地主，要你把自己的田拿出幾畝來交給耕者或戰士，看你怎麼樣？王安石已經寂寞了一千年，孫中山也快要寂寞到一世紀，遍地都是司馬光、程明道，真正替老百姓設想而且做事的人，恐怕是還須寂寞一個時會的。

客人陸續地來了，黃廷芳、盛不華、包達三、胡子嬰、羅淑章，還有兩位我不知道姓名的。人太多，已經超過了十二位。素食的梁漱溟先生便先告退了。我自己又開始感覺着未免冒昧，泰然的二分之一又減去了三分之一。

黃先生比任老要小幾歲，但他們似乎是竹馬的朋友。他愛用家庭的韻事來和任老開玩笑，有時竟把任老的臉都說紅了。他也相當興奮，爲了下關事件說過好些慷慨激昂的話，又說任老是他所最佩服的人，任老的話就是他的「上諭」。

——郭先生、羅先生、黃老念念不忘的是昨晚上我們到醫院的訪問：你們要交朋友嗎，囉？任老是頂够朋友的，我老黃也是頂够朋友的。

任老把黃先生和我的手拉攏來，說：好的，你們做朋友。

我只客氣地說：我把你們兩位當成老師。

事實上我感覺着這樣童心未失的老人，實在是值得師事。

——周恩來是值得佩服的啦，我感謝他，他昨晚上送的牛奶，我吃了兩杯啦。

——任老，你這樣窮的時候，還拿錢來請客，我心裏難過。將來回到上海的時候啦，我要還席，就在我家裏啦。任老，就請你約同郭先生、羅先生、章先生、

諸位先生。……

上了席後，差不多還是黃老一個人在說話，喝酒也很豪爽，連我戒了酒的人都和他對了好幾杯。

任老對我說：不是單純的商人，他對於教育很有貢獻。假使誰有子弟的話，他所創辦的位育中學是值得推薦的。你可以安心把子弟寄託在那兒，斷不會教育成爲壞人。

這話給予我的銘感很深，令我回想到我自己的孩子。在上海的，還小。在日本的，一時還不能回國。我問有沒有小學部？據說沒有。要把自己的子弟教育成爲一個不壞的人，實在是今天每一個人的切身的問題罷？僞善者滔滔皆是，在把別人的子弟豢養成鷹犬或者奴才。實在是傷心慘目！

秦淮河裏面忽然有歌吹聲沸騰起來。我的耳朵聽不清楚是什麼內容。想來大約也不外是小調或平劇之類吧。

有一位朋友嫌其嘈雜，加了一句厭惡的批評，但黃老卻滿不在乎地說：這滿有

意思嘛。

是的，我也感覺着應該滿有意思。在我腦子裏忽然又閃了一個想念：在十年廿年之後，這秦淮河的水必然是清潔的，歌聲可能要更加激越，但已經不是人肉市場了。

這是我對秦淮河的另一種幻想，但我不相信他會幻滅。人民得到翻身的一天，人民的力量是可以隨處造生奇蹟出來的。

——這滿有意思嘛！

我渴望着：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後再遊那樣的秦淮河，而任老、蒼老，和列位諸老，也都還健在。

一五 失掉了一枝筆

從十九日離開上海以後，轉瞬已就一個禮拜了。初來時祇準備耽擱三五天，帶來的襯衫和短褲之類，換了便沒有洗，快要到再無後備兵可調換的地步了。南京生滯是不便再拖延下去了，因此我們便準備明天（二十六日）清早一早乘火車歸上海。

首先對於受了傷的人民代表，是非得再去慰問一次不可的。他們已經由太平路中央醫院移到黃浦路中央醫院去了，乃超昨天已經去慰問過，我要求他再一道同去。乃超說，相隔不很遠，於是我們便步行。

步行是在重慶的山城受過六七年訓練來的本領，操之有素，但不知怎的，從中山東路走向黃浦路，真像由中山縣走到黃浦的一樣，頑固的路老是走得沒有盡頭。這理由當然是心理的成分居多。在自己所不高興的地方，心理作用是可以使空間和

時間生出變化的，長的可以化而爲短，短的可以化而爲長。我對於重慶其實也並沒有懷着什麼好感，在重慶走路確沒有在南京走路這樣厭人。恐怕就由於重慶的崎嶇曲折吧。崎嶇便生出律呂，當你上行時你覺得苦，苦了一段待你下行時又覺得甜，就這樣一苦一甜，你在心理上便得到調劑。曲折更容易使你鼓舞勇氣，因爲目的地點老早就擺在你的面前，路儘管遠，而你的目的地並不遠。重慶城，一般都感覺着要比較小些，其實假如把它打成平地，它不必便比南京城小。有仰揚頓挫，低回往復的韻文，多讀也不厭其煩，呆板無聊，大起一個面孔的官告，就連一句也不高興多讀，就是這同樣的道理。

在過逸仙橋的時候，乃超告訴我一個消息。在南京附近有一座衣冠島，聽說在那兒已經爲政治上的人物們準備下了住居的地方，將來內戰大爆發，便可能被集中到那個島上去。

這倒有趣得很，我倒希望它能夠成爲事實。不肯同流合污的人，現在在這京滬

一帶，要找一間房子住，找一碗飯吃，是多麼的困難呵。有那樣慷慨的設施，我倒希望我也有資格，被集中到那兒去。即使那衣冠鳥就成爲衣冠塚吧，在今天活着已經比死更難受的。

不耐煩地頂着太陽走，究竟也還是走到了中央醫院。這一座中央醫院要堂皇得多。是新修起來的，有好些房間都還沒有用過。這怕還是敵僞時代的「德政」吧？我們上了三樓，朝西走到了有一名衛兵在把守的地方，果然也就是代表們所住着的區域了。

先看見閻實航先生。他在一間小巧的屋子裏，一個人睡在一尊中等的鐵床上。白垩的房壁是嶄新的，玻璃窗是透明的，床上的單布是雪白的，這些印象首先給予人以慰藉，實航先生的傷勢看來是並不那麼嚴重。但我是有經驗的人，較場口的「農民」曾經在我的左胸部賞賜了兩飛腿，我雖然不曾住院，卻也痛了三個星期。實航先生看見了我們時的那滿面的笑容，對於我並不能隱藏過他那周身的隱痛。我

們沒有讓他多受騷擾，便連忙退出了。

其次看見雷潔瓊先生。她也住着同樣的病室，精神也顯得正常而且異常愉快。她把左手的第四指給我看，那兒戴着一隻白金戒指。「難民」們要給她勒去，沒有成功，卻把她的第二指節都捏壞了。傷處略略顯示着紅腫。

馬夷初先生，陳震中先生，葉篤義先生，都去照愛克司光去了，我們沒有見到。聽說恐怕都有些內傷，但也不一定怎樣嚴重。葉篤義先生我最關心，不知道他吐的血是不是從肺裏來的？假如是從肺裏來的，那他日後可能還有生命的危險。因為初期肺結核還沒有外表病徵的時候，如受了外傷，每每立即轉化成急性肺結核，三四月之內便可以丟命。中國普通所謂產後癆，又叫百日癆的，也就是這種病例的一種。那是因為母體已經有初期的肺結核，由於分娩的外傷便使那肺患急進了。可惜我沒有看到葉先生，問了些朋友，也不知道究竟，我祇希望他的情形不要是這樣才好。假使萬一是這樣的話，我們卻不要誤會，以為葉先生是單純的一位肺病患

者。

慰問完畢，走下醫院的前庭，感覺着太熱，便把身上穿的中山裝脫下來，搭在左肘上，照着原來的路走去。走出醫院有五分鐘光景，我突然慢悟到插在衣包上的鋼筆是鬆活的，該不至脫墜吧。連忙檢視，鋼筆竟不見了。我沒有回頭去找尋；因為我還不能確定，我的筆是不是放在旅館裏沒有帶來。

又走到了國府路上的參政會，打算向邵先生和雷做寰先生辭行，但會裏只剩下兩三名公役在那兒。一位老公役告訴我們：今天是副祕書長的生日，都到公館裏祝壽去了。我們也想了一下應該去向我們這位同學祝壽，但因爲還有些別的冗事，便祇好在電話裏打了招呼，並承蒙厚誼，明天清早將派一部汽車來把我們運到下關。

出參政會大門時，遇見民盟的羅任一先生。

——有什麼事情嗎？會裏面一個人都沒有呢。我這樣告訴他。

——明天蘇北難民要請願遊行，可能搗毀梅園新村和藍家莊，我來找邵先生，

請他想辦法。

——恐怕祇好到公館裏去找吧。我順便又把明天要回上海的事情告訴了他，請他致意各位，我們也就不再往盛家莊去了。

到了梅園新村的周公館，被留着吃了中飯。先在客廳的壁櫥裏發現了一盆沒有裝水的紋石。我取了二十二個。

——那是我一天在街上遇見一位老婆婆要我買的，穎超告訴我：石子都不好，只因爲雨花台是革命的紀念地，所以給他買了來。你儘量的挑選吧。

石子實在太大，而且也沒有什麼紋，挑來選去，我結果還是只挑了二十二個。

——雨花台，沒工夫去了，就多謝你這二十二個，作爲革命紀念地的紀念。

下午回到旅館的時候，筆結果被證明是遺失了。這使我感受着一個很大的遺憾。

這筆本來是兩枝配合成的。筆桿上刻有一個「費」字，那便是費德林博士送給

我的。筆套的頂塞失掉了，那卻是我寫「屈原」劇本時把筆尖觸斷了的原有的一枝。兩枝湊巧，都是一樣黑色而有黃環帶的頭號派克，觸斷的一枝被修好了，我便時時混用，於是便弄得每每張冠李戴。去年六月到蘇聯去之前在重慶失掉了一枝，今年六月到南京來又把這剩下的一枝失掉了。這在我是值得雙重紀念的物品，卻永遠沒有再回到我手裏的時候了。我感覺着有點悲哀，就好像遺失了我的兩位最好的朋友。

「費」字筆，我永遠不能忘懷你。

你在我手中讓我寫成了虎符，高漸離，孔雀胆，南冠草，

你又讓我寫出了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

我們甘苦相共者四年有半，

而我今天卻把你遺失在了這石頭城裏。

我唯一的希望，是希望拾得你者不要是法西斯蒂。

假使是一位法西斯蒂把你拾檢了去，

強迫着你更寫出「我的奮鬥」那樣的文字，那我真真是罪該萬死！

「費」字筆，這可無可補償的損失呀，

我要永遠的紀念着你，紀念着你。

一六 慰問記者

用電話向新民報館打聽到了浦熙修女士的住址，在六街的燈火已經明亮了的時
候，我們又步行到國府路西頭去專誠訪問。

門牌在街路上中斷了，往返了幾次，才發覺浦女士是住在一個類似死巷的院落
裏，裏面好幾家人家。她是住居在一座樓上。

幾位年青的女客看見我們進門，便匆匆忙忙地告辭走了。浦女士告訴我們：她
們是南京的舞女。

這話在我心裏閃了一下光。南京的舞女是被大人先生們所鄙棄的，爲了要「維
持風化」，南京聽說禁了舞。但有這樣的舞女肯來慰問爲公正而受傷的同性，似乎
舞廳比起某些官廳來還要正氣些吧。

——我這兒有各種各樣的人來，浦熙修又繼續着說：有好些女公務人員也來慰問，但她們都一致地要求，不要把姓名登在報上。

這話又在我心裏閃了一下光。吃了一碗官廳的飯，連慰問的自由都受了限制，而只好偷偷的來。然而冒着失掉飯碗的危險，依然要來慰問，正可見無論怎樣鐵的管制，人的良心是不那麼容易地管制得了的。

熙修好像完全復原了，她已經起了牀，表情一切比平常顯得更更有光輝。有一對十歲前後的男女公子在她身邊，怡悅的空氣在電燈光裏面發着笑。四處都堆積着慰問品，蓮花，白蘭花，格拉厥納斯，美國罐頭，在桌上，在牀上，在檯檯上。

回想起了五個月前的我自己。二月十日在重慶較場口挨了打，一個星期的光景慰問者絡繹不絕。鮮花不斷地送來，沒有那麼多的花瓶來插。廣柑接到了二十幾隻之多。別人發了抗戰財，勝利財，接收財，而我卻發過了「挨打財」。有點遺憾了，二十三日爲什麼沒有湊到下關去？

打手們的指揮者總以爲自己做得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沒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總曉得痛。這是一點也不錯的。暫時實在把你沒可奈何，暫時也實在曉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險。然而正感謝你有這一些的打，你把鐵打成了鋼，把泛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難之交了。

在較場口事件後的不知道第多少天，總之是二月二十二日新華日報館和民主報館又被搗毀的直後，留渝的政協代表們曾經邀請政府代表談過一次話，政府方面有邵力子，王雪艇，陳立夫諸位先生參加。當時的情形又在我眼前復活。我還沒有忘記我在當時所說過的那一番話。

挨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穫。在我身上多挨幾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幾拳。在我身上多流幾珠血，便在朋友身上少流幾珠血。在我算盡了保護朋友的責任，我已經得到了精神上的滿足。在這之外，我還得到了不斷的鮮花鮮果的慰問，國內國外的同情，國內國外的報紙都在替我宣傳，說我郭沫若挨了打，我簡直一眨眼便成

爲民主英雄了。假使說是被打死，那不是更飭封我爲民主烈士嗎？

——打了我的人怎麼樣呢？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認他是親自下手或唆使人打了我。那種心懷內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偽善者面孔的勾當，我不相信是怎樣好過的事情。而且就是他，使得法紀蕩然，使得政府的威信掃地了，他到底有什麼收穫？……

這些話不僅我一個人會說，我相信無論在西安，在北平，在南通，在下關，在其它各地，繼較場口之後所有挨過打的人都是會說的，而且說得比我的或許還要圓滿。我在浦熙修女士的全身的表情上，都看出了這些話的響亮的聲音。

——駭退得了人嗎？熙修的氣概分外軒昂，她的頭頻頻地運着：真是駭退得了，那嗎較場口事件以後便不會再有接二連三的較場口，二月十日以後便不會再有六月二十三日了。五個月以前的熙修慰問過郭先生，五個月以後郭先生又來慰問浦熙修了，單只這一件小的事件便足以證明打是沒中用的啦。要說有用的話，那祇在

反的一方面。

——你怕還是多休息一下的好吧？我把我學過醫的意識發抖出來了：我相信你的身子一定還是到處都在痛。

——祇是頭還有點發昏，頭髮扯掉得太多。大家這樣的關心我，使我感覺着比沒有挨打以前更有精神。

——那是你感覺着興奮的原故啦。其實你還是應該多休息一下的好。

我們問明了高集先生的住址，原來也就在國府路的東頭，走過兩座紅牌坊，和國府斜對着的一條側街裏面。我們也就告辭了，再去慰問這另一位爲爭取報道自由而受傷的朋友。

高先生是大公報駐京辦事處副主任，他就住在辦事處裏面臨街的一間小房裏，那在前是日本人住過的地方，僅僅草席除掉了之外，一切都還是日本配備。

高先生的情形要嚴重些，他還睡在床上。左眼一大塊皮下出血，暗紫而帶青，

看情形怕還要兩個禮拜才能吸收得乾淨。他看見我們到了，很想從床上撐起身來，還有點吃力的樣子，我前進幾步趕快把他壓下去了。

他的精神卻很鎮靜，沒有悲憤，沒有訴苦，也沒有追述下關的情形，他祇向我們說他準備出國，想到美國去學習。這也實在是好得太出人意外了。忠實於自己的職務，被人打得半死，而在半死的情況下所想念着的，卻是怎樣更能夠忠實於自己的職務。我們中國儘有的是這種精神美麗的人！

環境比浦女士的住處更嘈雜，內外都不寧靜，實在是一點也不宜於養傷，而傷者也似乎根本沒有養傷的興趣。他雖然躺在那兒，分內事務的處理顯明地是沒有怠忽的。

夫人高汾女士。——我們平常呼之爲「小高」，在親自服侍着她的先生，面容顯得十分憔悴。怕整整兩天兩夜都沒有休息吧。小高是我們救亡日報社出來的一員女將，她是我們家裏嫁出去的姑娘，我恨我沒有力量可以減輕她的勞瘁。連我們的

老家救亡日報社不是都老早被橫暴所毀滅了嗎？

目前是悲劇的時代，然而也正是羣神再生的時代。四處都瀰漫着飛揚跋扈的舊時代的陰魂，然而四處也都閃耀着聖潔無私的新時代的晨星。

一七 南京喲，再見！

清早起來檢點行李，乃超和我各各流了一身大汗。

我們空起身子到南京來，那裏會鑽出來行李呢？那是翦伯贊先生和杜守素先生的書籍，託人從重慶運到了南京，現在我們又受委託，要由南京運往上海。杜老兩件，翦老一件。

杜老的兩件實在把我們苦難着了。一件是竹篾包，用極細的棕繩，單綫地綑成原稿用紙形式。另一件是破舊的洋鐵皮公文箱，也祇將就着箱上的細棕絆繩隨便拴繫了一下。這怎樣能夠上火車呢？經不得兩提兩擲便要完全垮掉。時間也來不及了，另行包裝固然不可能，就要再買繩子來加上也沒有那樣的餘裕。怎麼辦呢？留下，等下一次的機會嗎？

但是，我們要代替杜老，多謝翦老。

翦老的一件，那老實的程度可以說是處在另一端的地極。本來是皮箱，外面還有布套。布套外面，兩頭又都綑紮着極老實的麻繩。對不住，翦老，我們祇好好把你的麻繩偷用了。

把兩條麻繩解下來，綁在杜老的身上，於是問題便得到解決。

汗水流了，心裏正感覺着愉快。就在這感覺着愉快的時候，恩來先生突然走進我們的房間裏來了，接着又是李維漢先生，范長江先生。他們是來送行的，這樣濃厚的情誼使我吃了一驚。

——哦，這麼早？驚發出來聲來。

——我們昨晚一夜都沒有睡。

我明白了，今天不是說「蘇北難民」要示威遊行嗎？爲了預防萬一，有些重要的東西當然不能不檢點。今天的梅園新村必然是演的「空城計」吧？

要說話都感覺着是多餘的，然而也沒有多談話的機會了。參政會的汽車夫也來了。我們便立即動身。

恩來先生們把我們送到旅館門口，用力地握了手，大家都意味深長地說了一聲「保重」。我們上了車，車子也就開動了。

南京城依然和七天前初來時那樣，白眼地看看我們來，又白眼地看看我們去。到了下關車站，人是相當嘈雜。乃起把幾件大行李帶去打行李票，我站在車站的當中守着幾件小行李。

不期然地碰着李仲公先生和他的夫人，他們是要往蘇州去的，也在守着小行李等行李票。

這位北伐時代的老朋友，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秘書長，年來祇充當着一位立法委員，處着賦閑的境遇。他的身體不大好，把南京城裏的一座公館賣掉了，要移家到蘇州去養病。我擔心他該不會從此隱遁不問世事吧？

這突然的邂逅，打破了我的孤獨感，就好像在黑夜的海洋裏望見了一隻同樣在海上行船的桅燈。但沒有好一會，仲公的行李票打好了，他們便先進月臺裏去了。

行李票打好了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趕進月臺，嘈雜的車站上疎疎落落沒有剩下多少人了。乃超進了票房之後，老是不見轉來。行李的檢查顯然是很嚴格的，我老遠望見有好幾名憲兵在那兒監視着，有的更親手翻箱倒篋地檢查，就好像通過國境時稅關上的人怕人漏稅的那樣。

等得焦燥來作伴了。他向我說：怕會趕脫火車吧。焦燥也等得不耐煩，又各自走了，接着就是無可奈何的鎮定。第一趟趕股就趕第二趟吧，走不成，率性留在南京，倒也滿有意義。

心境一鎮定，思慮甦活了起來，有了些迴旋的餘地了。

首先想到的，是企圖發現幾位「蘇北難民」。無疑在車站上一定是有好些「難民」英雄的，但卻辨別不出誰就是誰，英雄們或許已經集中到別的地方去，準備遊

行去了吧。

這兒在三天前正是大打出手的地方而今天卻是太平無事了。三天前的血跡什麼也看不出。究竟代表和記者們是在什麼地方挨的打呢？人可以懷疑根本不會有過那件事。

忽然覺悟到一個真理。大家都在渴望和平，就好像和平已經飛到天外去了。人民代表來爲的是找回它，美國的五星元帥來已經幫忙找了半年，我這一次來也胡塗地摸索了七天，然而和平不就在眼前嗎？不打就是和平了！這是多麼簡單的一個真理！

中國的軌道，擺在眼前的就祇有這麼兩條，一條是無條件全面停戰，一條是實現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不照着這樣做，一切的一切都是軌外行動，那必然是要鬧出亂子的。

火車出了軌，唯一的步驟自然就是把它搬上軌道來，這工作或許也就是並不那

麼簡單的工作。但我敢於相信，頂多讓英雄們再擾攘半年罷，迂迴曲折或甚至頭破血流的結果，終歸於走上無條件全面停戰和實現政協決議的兩條軌道。……

乃超到頭也把行李票打來了，他連連地說：好不麻煩！好不麻煩！

我們也就祇好埋着頭，喘着氣，提着小行李，匆匆忙忙地趕進月臺，幸好車還沒有跑掉。

頭等車裏面已經坐滿了人，而且還有站着的，我發現車廂的右前隅有兩列座位空在那兒。

那兒爲什麼不好去坐？——那是憲兵坐位呢！乃超告訴了我，我才看見窗櫺上果然有「憲兵座」幾個紅字。這對於我倒是一個新鮮的東西。這在戰前沒有看見過，在國外也沒有看見過，無疑是可以稱爲新民族形式了。

祇好站着，但不一會開車的哨子響了，車上又下去了些送客的人，於是我們兩個人又才隔離着找了兩個座位。仲公卻不在這個車廂裏。

火車畢竟在軌道上蛇動起來了，軌外的一切無情地被留在我們的後面。
中國的前途，我相信就是這樣。

——南京噯，再見！